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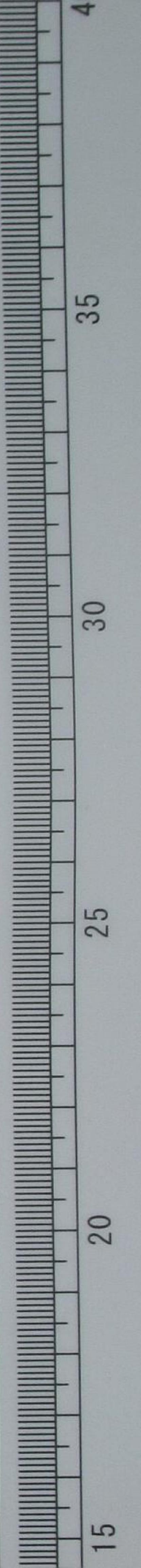


改正  
補

東京新繫昌記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856  
1





文庫  
A 1856  
1

服部誠一著

改正  
增補  
東京新繫昌記

版權所有 青木嵩山堂藏

改正增補東京繫昌記  
誠一服部氏令之寺門靜軒也詞婉而詼諧文  
暢而輕快巧描世態妙寫人情字二動而浮夸  
句二新而不凡使讀者呼快蓋奇筆矣往其  
為東京新繫昌記而公之于世也書肆苦忙紙  
誦致富刷板裝本出五莫不囊充焉當時人雖  
或非寫而寺門氏之亞流美吾與服部氏友又  
善予大阪豪書誦真七世島君弋曰突來請  
曰改正增補東京繫昌記既上櫻發允在以此

改正東京新繫昌記  
第一編  
岡三慶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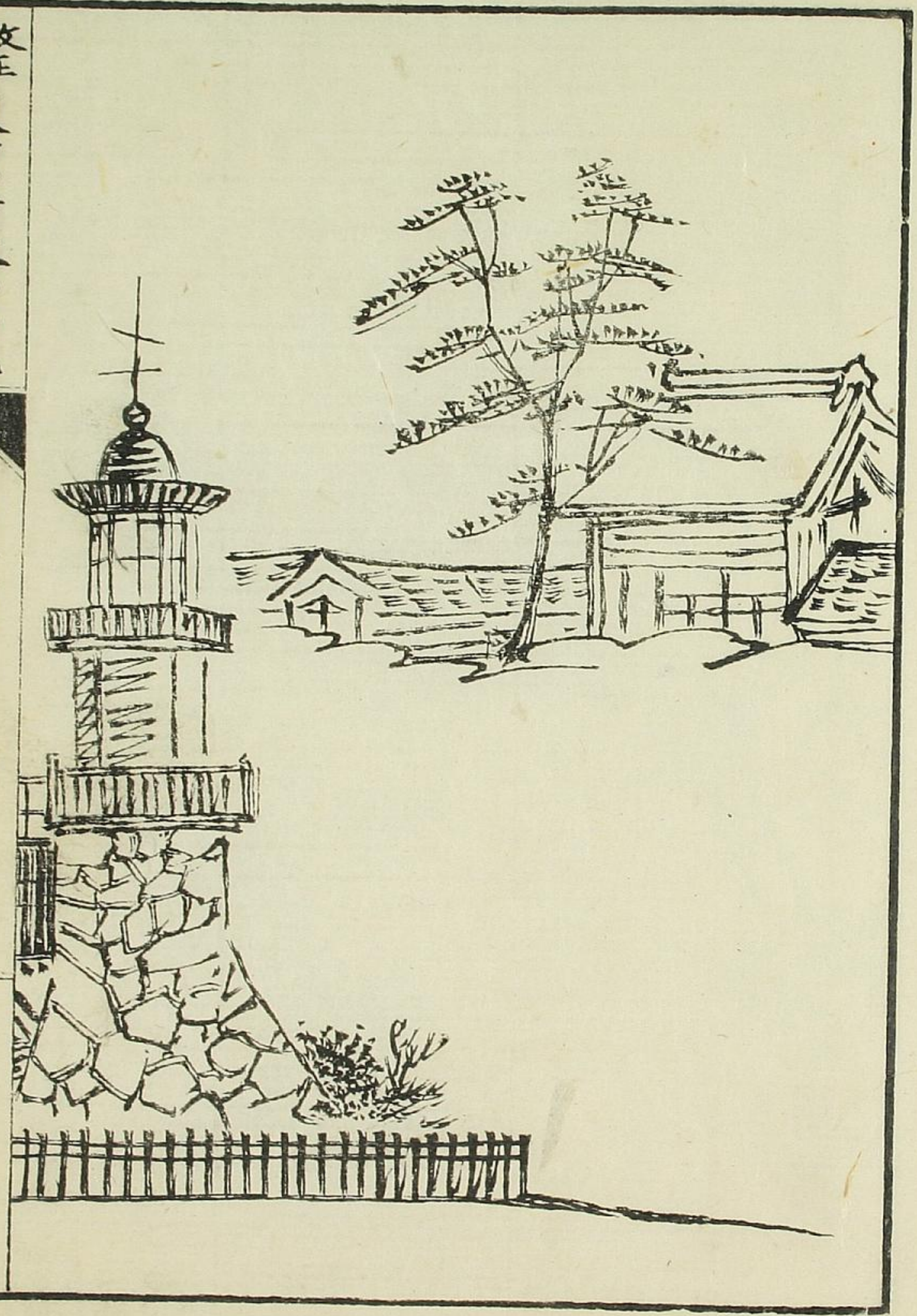
增補東京新刊...

服部先生之著也。頗為序言。吾曾讀前  
作。而知其盛行。今改補本。雖未看焉。則知紙價  
由是復貴也。乃執筆而書之。以授出島君。得  
新本。已評之。  
明治十九年三月

東京竹芝居士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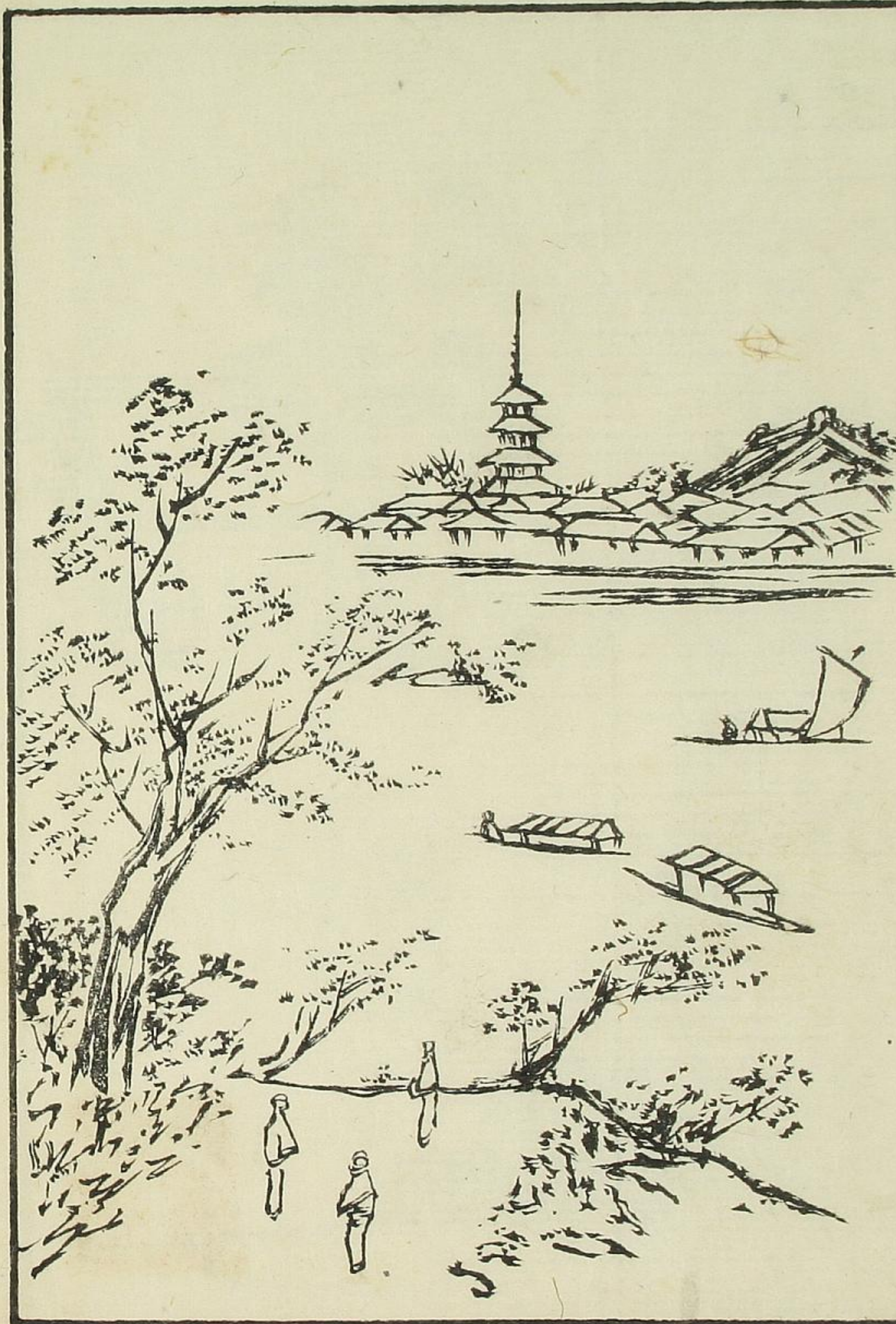


南海堂主人書



改正東京新刊...





改正 增補 東京新繁昌記 第一編

東京 撫松居士 著



人事由來。如大活劇。脚色打扮。去舊就新。千變萬化。無所窮極。是為時世之勢。勢者。成于自然。氣運。非以人力。可能制者也。從勢者。則起。抗勢者。則倒。亦是勢之所使。然也。古來英雄之起也。豪邁果斷。睥睨一世。雖有非凡。奇拔之才力。抗抵時勢。而能創洪業者。未曾之有也。然而時勢者。不拘世之治亂。常起伏于人事。上不時無勢也。故知為政之道者。不抗抵時勢。觀人智。所進察民心。

改正

東京新繁昌記

第一編



所嚮不墨守故法不拘泥舊制屢變其政略以演新活劇欲使人心不倦此所以博大喝味也如恭西諸邦乃是也演劇者活潑則觀者亦致活潑使智識益進使事業愈新星移物換新陳更替使人世活活潑潑無腐敗氣者亦是可謂文明之勢歟退觀本邦活劇不獨坐廟堂者追從時勢演出新劇人民亦從文明之勢而演新妙之劇脚色打扮變化不窮嗚呼亦可謂盛矣本邦文明之勢宛如日之昇奎光煥然騰輝東天恭西人等稱以為東洋一大花園者豈其偶然哉顧恭西諸邦雖誇文明未曾有如本邦速致進步者也本邦人智之慧敏

亦庶可無愧恭西人然而乘文明之勢最揚文明之光者以我東京為本邦第一面目豹變舊樣收跡起于官衙者起于市街者無事不新無物不美文明之花追日致盛燦然爛然錦繡也似於是乎有八百八街之新繁昌時勢變遷之不可爭者予於一都會而見焉人世真是活劇哉

明治初年予嬰微恙閉戶謝客閑卧旬餘不堪無聊待債書賈來借讀雜書以繞遣悶焉中有靜軒翁所著江戶繁昌記居士記了第一編係天保二年五月距明治元年實三十八年焉顧幕府未衰江都最致繁昌之時



也。所寫迫真。所記據實。讀到妙處。不覺叫奇。使後輩幾有目擊當時繁昌光景之思。翁之筆可謂妙極矣。且哉。翁既已逝。幕府亦倒。而繁昌記未落。屑紙商手也。予再三繙讀。頗有所感。此書雖係一時戲著。寓意所在。自見紙表不唯寫繁昌。且中諷幕政。欲使有所悟。書之妙不在彼。却在此。世人抵今愛讀不措者。亦有以哉。予元鈍才。不知婉曲舞文。以寓諷意。于顯々中之妙。唯纔紙秃筆。以寫所見耳。屬文之拙。無味無臭。與河虎放屁一般。不足以嗅也。否。不足以讀也。然亦聊知文字賣拙文。以換米。纔支飢渴者。亦是可謂明治太平之德澤矣。一

日慨然曰。靜軒翁之記江戶繁昌也。雖有諷意。所寓要以鳴德川幕府之太平而已。德川之世。雖盛則盛。豈如明治維新之大隆盛乎。寧不可同日而論也。東京一新。繁昌光景。亦不可無記。乃倣翁之顰。所觀所聞。隨筆隨記。漸集為卷。題曰東京新繁昌記。一以遣悶。一以備忘耳。雖未足以鳴明治太平。亦庶幾足以窺其一斑。歟。然此一時戲著。非可以公于世者也。故秘諸篋裏。不敢示人。一日書肆來。而又促拙文。會米全竭。飢又將迫。予欲倒書篋。以換米。此書忽為書肆所掠去。是新繁昌記之所以出于世也。書出未數月。書肆欣然堆喜。來促第二



編且曰第二編成則可以支先生半年之飢予為飢志  
慚隨記隨賣積至第六編取世笑亦不少且書中受觸  
法違令之嫌豈可堪慚愧哉雖然一出于世者不可復  
掩因欲加訂正以謝罪而未果者數年焉今少得閑反  
覆訂正觸嫌疑者悉皆削除一變舊稿且自有拙著來  
都下光景多所變遷又加改進者為不少故每篇先揭  
舊稿於其下增記改進光景彼此對照以便參觀此書  
縱無益于世亦足以窺都下變遷一斑歟有客曰子知  
無益于世而尚且欲公于世者不異自賣我愚寧不如  
止也予莞爾而笑曰賣無用書以換必用米窮巷先生

是以未至釣願之窮厄亦是表明治聖代之德之一端  
也客肯首而去

學校

人之智識所由進者何耶教育之涵養也世之繁華所  
由生者何耶文化之誘導也本邦文運之隆盛未曾有  
如今日者也謹閱當初學制分六十餘州以為七大學  
區又分大學區以為二百五十六中學區又分中學區  
為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小學區雖僻陬遐隅無不有學  
校之設寔可謂教育之道至矣今也人民出矇昧雲霧  
而入文華錦繡學步駸駸皆新耳目不復拘泥舊習為



父兄者則汲汲鼓舞其子弟為子弟者則孜孜勉勵其學業努力競爭。螢雪不啻想國民應不三年進文明開化之極域也。我東京則學區之樞軸而大小學校星羅林立。以開成校橋外一為第一大校。或有公立校。或有共立校。或有私立校。或有私學塾。合算公私則其數二千餘箇。就學生徒不下無慮五萬人。自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輻輳焉。月群集焉。百般學藝無不講習。百科技術無不研究。不論貴賤。不問貧富。均皆就學。而修其業。雖五尺童輩。無復耽紙鳶獨樂。而誤通學時刻者。雖七歲少女。亦無弄羽子手毬。而受習字督促者。雖裏店小廝。

能諳世界國盡。而嘲老翁之文盲。雖酒肆丁稚。猶閱商賣往來。而哂伴頭之放蕩。嗚呼大哉學乎。嗚呼盛哉文乎。苟為今之措大者。脫懶惰放佚之惡習。而化勉強淬礪之美風。互爭優劣。共磨智識。既無醉花街之花。而忘課業之游生。又豈有溺柳巷之柳。而被放逐之惰生。矧有立街頭而嘔飯之貧饑乎。矧有枕酒壘而貪午睡之醉漢乎。內則不斷英書佛藉之呬語。外則不聽月落烏啼之放歌。又矧有上圓房而試拇戰。獨學者乎。雖偶有二三惡措大。不過飢而到牛肉店。舐一鍋。饒饒傾半壘薄酒。以取一朝之快。倦而入女樂家。戲竹木阿駒。弄



清元阿花而遣一夕之倦措大風亦一變舊慣豈可不謂文化太盛乎。

一校舍內劃寄宿所六房小室約容三四名一脚之机數卷之書以當萬金財產右具筆硯左置辭書有量甕子者有坐絨氈者壁間必揭輿地全圖柱上概匾八角時器短襖之長如一夜賃衾約帶之便纏一幅白布三時飲食雖菲補以他牛肉獨夜蒲團雖冷豈思彼肉衾我輩窮狀雖如斯亦曷說艱苦諺不云乎尺蠖之屈為其伸也蒼鷹之感為其揚也今日雖居蝸廬坐敞席他日必當住石造層樓坐花紋羅縠暫時雖著故袍擁薄

衾早晚必可飾藉璫美衣懷黃金時器畢竟我輩英雄之卵也豪傑之雛也小不忍則亂大謀我何憂囊中無錢唯學以為實際晚各室呬唔琅琅有諳誦者有音讀者或正辭訓或鑿字義有講文有習語唐人之嚙唔變為洋人之澁聲蚯蚓的筆法化為蠚行之文字玻璃燈明而奪螢雪光洋製紙滑而歷猪先生喋喋反唇談萬國地形者地理家也喃喃極辯論通商損益者經濟家也側眼搖器械者窮理家也支頤閱政書者政事家也好說法律者法學家也專修文典者文學家也各個分部學有專門者是為大學生蓋皆有為之士也一生慢

改正

東坡雜言

卷一

六



然說起道僕志于洋學刻苦勉勵既三稔為未曾一日  
午睡未曾一夜游步日以繼夜夜以達明既晒眼于萬  
卷洋書諳記萬國歷史研究古今法律世之治亂政之  
得失皆上余論鋒而昭然如觀方寸胸臆雖不甚大畧  
記得五大洲中之事情余苦學亦可想也雖然時機未  
臻徒埋奇貨未能乘馬車燃美髯未能立廟堂握政權  
我生遺憾凡如何哉我友古英雄以聊遣悶耳焉嗟呼  
良驥不遇伯樂則空老于槽櫪之間獨龍不得三顧則  
徒卧于草廬之中余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拿破侖縱  
我不得大官寧出于官途乎我韞美玉而藏之沽哉沽

哉我待價者也一生又長嘆道僕宿昔懷青雲志苦學  
三年如一日手不放政書口不斷政論一心以投政事  
學雖偶試游步未蹈煙花鄉裏之地矧倣那放蕩生狎  
楊弓阿娘戲混堂少婦乎如聞某生狎新道之阿福娘  
賣三冊字書以與一個美屐他是何者想私窩子輩耳某  
生放蕩不亦甚乎僕聞得聲感不措噫僕日夜耽書既  
究蘊奧而猶未受三顧之榮者蓋學業未至之故歟否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否我與坐待時機到寧如出覓一  
種電信乎二生互話胸懷將入妙處時時器鏘々報正  
午十二點時又忽聞食堂梆子報々報午餐來



日曜之日，恰好天氣短襖五六人，窄袖六七人，浴于混堂，風于公園咏而歸。途次一生取小酌于橫坊之牛肉店，一鍋之肉，一壘之酒，喫肉如喫飯，飲酒如飲水，忽而肉乾，忽而酒涸，微醉陶然，鼻吟自遣，傍有一客亦倒數罇，醉將十分，又其傍有一客，自若舉盃未著七分，醉頭如痛，鬢結烏髮而垂，面如癡，孺正袴褶而坐，腰猶佩一小刀，禁佩時未威風儼然，睥睨一坐，三個從醉交話，終合團樂一席，更命酒肉，盃已數巡，玉山將倒，一生意氣揚然而說起曰：僕熟視宇內景勢，人智駸駸而進，殊至學藝最競，日新想自非洋學寧如無學，洋學之大也，併吞

五大洲網羅全世界，天下之事皆在于此，富强之道固出于此，無政治無軍畧皆無不倚洋學者，輓近建築之法衣服之制亦漸遷，洋風將現出一大英國于東洋來，我輩豈可不究洋學之妙乎，今也雖茶店粉頭稍解洋語，絃妓歌曲亦插洋語，何等文明，何等愉快，凡宇宙中間何者不歸于洋，齊家之道固歸于洋，修身之學亦歸于洋，且其力之偉大也，業既廢封建制度，復郡縣政治，又將有所大為，自今改教育法，洋風浸潤民間，則情夫有立志，薄夫有所厚，且夫天之生民等是人而權利同一，唯其有才者代國民而執政，權無才者納租稅以供國費，此是公平之通義而千古之確



增補東京新報  
論也。僕每翻一書，益知洋學之大，且感且味，讀不知倦。可哂如某輩，未能讀了一冊文典，而要早就官途，何等自負，不堪捧腹竊聞。少讀漢籍，孔孟之道，與士族之權，既已墜地全失，聲價經書子類，一束三文，屬故書肆頭之張物，恃斯長物，欲立官途者，宛如坐豆腐上，曰基礎甚堅，幸而若不顛覆，竟與豆腐共腐，為真腐儒而已。想此輩亦是當早晚失活路，入腕車先生之門之徒耳。一客聽得，切齒扼腕，憤然進膝，曰：予乃漢生也，足下擯斥漢學，罵詈百出，抑是何等誤見，寧堪唾笑。足下不知乎，洋亦學也，漢亦學也，於其道理，豈有二哉。夫孔孟之道

也。至正至大，充盈天地，不可與西洋夷狄之道同日而論也。醉洋者流，請勿憤怒，予為辨之。足下輩未讀一篇經書乎？父子君臣之道，制度文物之要，皆在仁義二字而存焉。在上則可以治一國，在下則可以齊一家，豈可不謂其德大矣乎？抑學問者何唯夫修人道而已，人道者何唯夫修一身而已，人生時常彝倫之間，少頃不可離仁義。亞聖云：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居處行處皆在仁義，天下若欠此大道，臣犯其君子，凌其父，官吏行其私，庶民逞其邪，文明亦再還混沌而已。赤鬚奴輩之狡獪邪慝也，見利忘君，臣父子之大義，謀私

改正

東京新報

第一編

九



增補東洋新報 第一編  
蔑禮儀廉耻之大道其口唯唱一經濟論而不省人倫之道至其甚則動唱革命欲亂國家其沒道義不亦甚乎此輩亦要拾一文錢蹈犬糞滑倒露醜之徒耳又何足論乎洋生振散髮曰否々何然古來稱漢儒者口唱仁義行無仁義巧鼓虛舌身無實驗汝不聞乎現者支那國風無一可採者問其政體則墨守君主專制束縛人民自由自負尊大誇稱中華視他邦國總以蠻夷未嘗知萬國公法之爲何頑愚固陋亦甚矣以予視之寧以支那爲野蠻倒以西洋稱中華而可也且開口則唱文物歸支那文物果是何者雖徒綴空論虛文不知理

學之發明雖能吐陳腐寐語不解開明之道理毛唐人之用果又何有漢生瞋目曰不然謹案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來我朝師太子儒學始開文化爰行及臻神武帝遷都于葛野建國學于朱雀東自後名儒輩出日用之間無不用漢字百皆倚之其然矣而足下獨欲以橫文辨日用歟蓋不能也苟用漢字者皆不免爲漢學之徒儒者之道非如彼國學者流徒泥古風者也一客勃然發怒曰余國學生也汝輩忘我邦而慕他邦益速去往其所慕之國洋云漢云畢竟皆是夷狄耳辱我大日本國皇統一系萬世不易赫赫一大神國也上世胡元



來冠西海神風一起而慶元冠二十餘萬汝輩未見銀  
行紙幣乎新紙幣圖抑汝輩知我皇祖太神之聖蹟  
歟不讀我史而徒說他邦者亦猶棄我父母而慕他父  
母不知彼我之別者固不足以共談國事也且西洋諸  
邦不解大義名分動則人民結党抗上視國王如路人  
視王族如狗兒若悖民言則忽廢之變換政體易於覆  
手昨日奉王室者今日忽變為共和党不曾知臣民之  
名分畢竟此蠻族雖粧外面以為革命到底不免不忠  
不義之逆賊請顧漢土唐虞以來王朝沿革之數凡幾  
回哉此弊至西洋最甚矣苟懷日本魂者豈不為彼慨

嘆乎且本邦辭國而自古貴和歌以僅々三十一文字  
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和歌之德亦大矣汝輩放蕩無賴  
以為自由權利雖感妓流所唱鄭聲不知魂魄飛天外  
去未解和歌之妙迫神又洋生之流蔽害也與蠹賊一  
般欲棄我皇國之神教宣耶蘇之邪教是皇國之罪人  
也早晚不免神罰汝及其時噬臍不及宜速改過反本  
也洋生艷然曰汝誣西教為邪教耶何等妄想汝不知  
乎西教者非如腥臭和尚敲木魚說空法者也又非如  
瘦禰宜輩振鐺鈴唱妄言者也夫神明者獨在于天何  
者愚又拜空像信淫祠乎歐洲開化偏係耶蘇之力耶



蘇出而野蠻化文明其遺德之大不待喋々而後知也和生忽客啄曰汝不言乎神明獨在于天汝何故攜新橋絃妓詣初卯祭乎龜井戶廟祀管公也汝又歸路詣深川八幡而投賽錢一孔此非出于敬神不免為妓輩之奴何等卑劣不堪擗蹙汝亦口唱虛喝身無實行之徒耳洋生曰否々余到龜井戶游深川邊者為運動已矣非敢有所祈咄汝亦曾賽淺草觀音非耶余竊觀汝戀著茶店阿龜蓋阿龜娘以係天津兒命之後胤為愛之無妨歟然一入觀音境內者乃是到佛境也汝口唱神道何有其醜且汝罵洋教未知瀛車電信之便歟未

見煉化石室之美歟如汝者亦終入天崑崙而溺于和歌浦波而已和生振身曰汝早晚不免神罰否不免天誅者也汝未食本邦之粟以牛肉與蒸麵支其飢歟汝果惡米飯亦終與漢生共餓死于首陽山下而已否則為外人所役與黑奴共舐豚骨而斃而已漢生激曰咄咄苟學仁義者豈如汝輩有言行反對乎言下洋生詣龜井戶和生賽淺余也一個日本男兒衣敝禍袍與衣羅紗者立而不耻也汝輩不知余磊磊落落之心乎有時嘯愛宕之風月有時吟墨陀之煙花悠悠自適以樂仁義豈脅肩諂笑為五斗米折腰乎余廉潔君子也和生冷笑曰汝開



口則唱仁義說道德而倒不修品行汝嘗入露酒店而  
纔飲二合醉步蹒跚立人檐下要竊便旋偶見邏卒當時  
邏卒查曰錯愕遁逃汝未知我法律耶口說道德身犯國  
法者則真是讀論語不知論語之愚漢耳可笑汝亦與  
併吞世界却不知我邦之洋生兄弟相似洋生尖喙曰  
汝動稱我邦我邦纔知有我邦不知有他邦亦是井蛙  
管見之可憐生未足以共論世界大道也三生舌戰益  
熾烈火不啻伴丁來樓下而傾耳亭主匍匐而覘樓上  
偶隔紙屏有一個老翁撤屏進膝慙敘寒煖從容說  
出曰君等高論聽得了々愚老本來草莽一夫雖沒一

識見然亦少有所曉請為諸君述一言君等互誇我長  
所嘲他短所抗論駁說冰炭不相容思皆是不免僻見  
人世之事譬如演劇各競其技要博喝味其一人正未  
也其一人副末也其一人正且也又有音曲家以助舞  
蹈今爰演一劇去欠其一而猶能可博喝味歟蓋不能  
也畢竟世間萬事皆演劇耳翁未讀橫文未繙漢書又  
未知和歌真一不具人耳然察世景勢而謀吾前途未  
曾誤其機唯是因觀演劇聊解其妙故也邦國有農工  
商以組織社會乃是大演劇也政府有百官有司以各  
掌其職亦是演劇也夫婦之間亦演劇也朋友之交亦



增補東坡志林卷之四  
演劇也。熟察我邦今日之景勢，欲倩和漢洋三學士以演一大活劇也。苟當其局者，分正末、副末、正旦、三技，而後上舞臺，打扮致妙，脚色調和，則其劇場必可致一層繁昌也。如君等則一新俳優之乳雛耳。何者？未有室家，未上廟堂，又未創一業，乃是未蹈一舞臺者也。吞世界者，說仁義者，善和歌者，皆未如余輩不具人也。余雖未觀歐洲之盛，既築三層石樓而居焉，雖未解堯舜之道，刑于家妻，至于兄弟一家團樂，不欠衣食，又雖未知神道之微妙，不行邪惡，則亦無可蒙神罰之理。而余吐斯言者，非敢慢，非敢誇，唯說道理耳。余也已老矣，自今入

學，竟不可及。故冀欲使君等為輔相其人，也。君等各立其學派，曰洋學，曰漢學，曰和學，是亦不可也。苟居我邦而學者，皆我邦之學也。又曷要分其派？三學相合，以為一學者，乃皇國之大學也。君等富春秋，且有氣力，自今切磋琢磨，益積螢雪，則為皇國大學士，又何難之有此？是非諛言。余說若悖道理，請謹受教。三生聽說舌鋒頓屈，宛如火滅。默然久之。洋生曰：時近六時，塾有門限，請先歸去。失敬失敬。漢生曰：僕今夕有會讀。和生曰：余教院之當直也。三生悄悄下樓去。

增補輓近文運之盛，逐日進步，煥乎作文，燦乎為華都。



鄙到處無不有庠序學校之設遐邇通行處無不聽咿唔  
琅々之聲隨又改正學制教化洽浹學士輩出非復舊  
時之比乃廢學區分學等以為大中小三等又分大學  
為法理文醫四部又設幾多專門學校以使修百般學  
藝殊以東京大學工部大學為最盛且大東京大學在  
于本鄉區舊金澤藩邸初建築一大校以置醫學部學  
生無慮三千人其學專取于獨聘獨人以為教師陶冶  
懇到連出良醫全豹變舊醫風無復恃一篇傷寒論賣  
草根木皮以為唯利在是加減死生有命我不敢關者  
矧有不明人體不窮病理因患者說苦以纔下病名早

貪輿賃去之庸醫乎病理不明則解剖以質之患部不  
辨則敲診以知之一診之功以能起死一滴之藥以能  
回生診料藥價共大貴亦有道理無病理不究無病毒不治雖最逞  
猖獗者虎列賊襲來不敢投匙降置避病院以攻擊驅  
逐竟照顯微鏡發見虎賊分子縱患者憔悴雖隻脚投  
棺桶欺幽鬼的猶能不使渡三津川而蘇雖最流惡毒  
者梅瘡的彌蔓不敢摘鼻退設檢徽院以救濟防遏巧  
使檢查器探究三寸春洞使游冶郎輩無復落鼻腐骨  
之憂此是最仁恤的又療狂人有狂顛病院但除色狂酒狂若過敷論狂等治  
惡疾有起癆病院獨除花風與貪病外四百四病雖何



等病無不可治。醫學不亦盛乎。而此等善刀圭術者皆  
出自此大學醫學部。竊聞二三醫生偶游根津。本鄉大  
學。幾與  
根津。游廓。向背相  
接。故多往買興者。酌于妓房。生等乘醉喋々說造化妙  
機。去及徽毒。治方。甲生道。徽毒。元來係外來病。故雖鼻  
落肉爛者。無下手不治。矧纔傷造化機者乎。乙生道。固  
然矣。醫術這樣致精。何病不治。丙丁誇道。我輩若施秘  
術。死亦可起。矧生乎。妓自傍戲道。果然則君等。又知療  
疔。痴為伶俐之方耶。三生笑道。唯此方不能樓丁隔紙  
戶。聽話。咳一咳。低々道。彼輩陷狐窟。不知被誑惑。亦是  
一種白痴的。我痴不能治矧他乎。

近者增築數個大堂。以移法理文三學部焉。東京大學  
全歸此地。以舊大學校為大學預備門。本鄉大學之結  
構壯大也。巍々高堂聳于蒼空。足以容數千生徒。書籍  
器械亦皆整備。教育方法着々就緒。一校歲費不下無  
慮四十萬金。加之有語學校。有師範校。有農學校。有商  
學校。曰何曰何。都下高等學校之係官立者。凡十有六。  
其他係公立私立者。不遑枚舉。至中學小學。其數幾不  
可算數。豈可不謂文化太盛乎。頃者稱下宿店。類似旅  
館者。到處揭牌。櫛比為隣。而宿者十中八九係通學生。  
蜚集蠅屯。蓋數萬人。都會雖非不廣。幾以措大填埋有。



人戲曰下宿店概屬貧措大淵叢自此淵叢輩出名士者蓋雖可不少數湧出人之屑亦當多數一敝襜袍寒暑兼用一債故衾甲乙共擁一條鼠色布人則為禪出則為帶至放蕩生無衾無禪不異牛馬想此淵叢又產出夥多半風子若極集之其量可上數百斛益賣以為肥料元來蠹者生自垢措大之垢既積作山人之屑愈出愈殖亦有道理哩數個法生從某校歸一惰生脫禪捫蠹且謂曰學之最貴莫如法學僕誓為法學大博士當握司法大權也一生顧曰僕志亦然矣君先握司法權僕將何握一勤生容喙曰君宜握畢丸曰咄汝愚弄余

耶曰非敢愚弄以聊諷君耳君常悖忠告浪費學資無所反省畢竟其罪在那東西故宜握而戒後隣室有人擧感道汝輩握法權在百年後宜先制酒放權使不放蕩都下出三百代言人之多實在生輩擅酒放權慎哉

人力車

都人當事者急不勞脚而能奔不假翼而能飛者肩輿之舊力也雙脚而兼四脚一夫而昇二客者人車之新力也彼如乘牛而詣善光寺極緩之此似策馬而奔日本堤極急之便與迂緩與急者非同日之論是所以肩輿屈伏而人車跋扈也初人車之行于都下在己巳年距今



僅六年許言明治六年而其數逾無慮六萬出轎招燈滅  
 為出車澤山出招燈必記伊啞御免二字聲變為請恕二字八百  
 八街無處不見御免燈御免二字再三再四無車不勸  
 徒行人王侯可載賤夫可載老媪亦宜阿娘最可其輓  
 夫之駿足也屈腰伸腕一喝放聲雄奔人叢中左避右  
 讓額以推群踵以排衆一步速一步後車超前車尻之  
 輻如毛脚之疾似矢御免聲和輾軋響而奔御免御免  
 噯喇噯喇免喇喇免喇喇免喇喇城在山因水而  
 轉我之車因賃而奔客非不重也賃非不廉也一里之  
 路三里之程廻而載之人步不如車行也官吏登朝假

此急脚商賈奔市倩此駿足東街西衢絡繹如織南橋  
 北梁輻輳為市近者豪族之不馬行者全由人車之便  
 也小廝之不徒行者亦從主人之後也主從共乘也豪族  
 既乘小廝亦乘誰不由此便乎然人有樂則有苦物有  
 利則有害人車亦不免此數疾風吹散髮而客落帽者  
 非輓夫之過也客顧惜之不遑拾取點泥迸衣裳而娘  
 澆裙者因雨披之敝也娘俯悔之亦豈能及或有絃妓  
 轉而翻紅裙微開活觀音帳或有僧侶覆而脫烏帽大  
 傷釋伽佛頭或有跌而轉于前者或有仰而覆于後者  
 何其危險乘者宜戒然利大而害少故行于闔都暫不



斷轟轟的響五車之隊。來自縱道。十車之群。出自橫路。縱縱橫橫。隊隊群群。車與車嚼。人與人搏。無人不乘車。無車不載人。今也。彌次郎亦當嘲喜。多八之膝栗毛。勘平氏亦益笑。阿加留之脩輿行。真是都下新繁昌物之一也。輓近有雙乘車之發明。而一層加便。此輓夫不獨獲其利。乘者亦頗有利。孝子從老父。而同車者。世之所賞也。情郎攜暹婦。而同車者。人之所羨也。朋友同車而行。談時事。商賈同車。而途話物價。醒者扶醉者。而乘長者抱幼者。而奔便不亦太便乎。今人哂肩輿之纒載一人去。煙花巷裏。割鴛鴦行之愚。亦宜矣。事物之變遷。不

可測者。往々如斯。昔日看乘肩輿者。則不問其何人。認爲貴族。過來今日看乘之者。則不知其病夫。特叫亡者。通行。頃者肩輿為葬具之一何其變遷之甚。想人智益進。則豈翹肩輿變入車而已哉。人之賢愚。亦或有變換時歟。若我愚亦變得爲賢。則放屁亦當變百門。砲礮畢丸亦當變千斤金釜果。得然則可航我尻去。征三韓也。可賣我丸以致暴富也。文明之德。可不仰哉。開化之恩。可不戴哉。我宜延領待其時。臻又或思愚則愚也。屁則屁也。我不爲一事碌碌坐食。而徒待時。臻時若不臻。我亦終爲輓車人而已。人有四肢。爲使服勞也。我亦可不力食樂天。



乎。舜人也。我亦人也。我又何舐人之糟粕。我宜明我文  
明之德。開我開化之路也。我既得為人。亦可謂大幸。可  
勉。可勞。誰知此時。鼻息猶齟齬。輓夫高叫曰。官已到官。  
家客吃驚。擡頭看。一看何思。此是車中假寐之一夢也。  
客拭盜涎而下車。

五六人于橋畔。七八人于街頭。有佇立而待客者。有懷  
手而捫虱者。有蹲踞者。有假寐者。次次伸伸啞啞。々々。  
一夫被漉紅毛布。一毛布以包吾身。又掩客膝。往往虱  
兒。傳遷者。自此毛布。其汚臭可想。  
幾回欠伸。道今日何等惡日。有此大閑。與曉鴉共出家。  
唯載一客耳。其賃僅十錢。傾柳酒一合。喫酢飯十個。其

餓所剩四個圓錢。與文久三孔耳。不亦愍然乎。一夫含  
愁道。小可未獲一孔錢。閑冷如此。恐難支飢。一夫忽容  
啄道。汝何小膽。天下行處。有米飯在。又何要嗚。愚痴含  
愁的道。否否。我生活與汝輩。隻身異矣。有阿魔謂婦之與  
二個餓鬼。住地耶。獄裏合已一家四口。不可謂眷族。少勞  
二本脚糊。四人口米。固生自脚。店賃亦產自脚。實非尋  
常辛苦。此脚幸健。則猶能可支。飢渴若一朝病。脚四口  
乍飢。噫。我生活不亦至難乎。此時一個行人走而過。一  
夫慌忙地。追跟道。請伴。且那所之。對客皆稱且。那自  
家乘他車。亦忽且  
的那客顧道。我以我脚往。我脚所向。又何做他脚。夫且退。



且罵道此數矣汝源郎觀汝愚狀一夫仰嘆道想世人脚力俄然皆為健歟頃者何多如彼惡客竊聞橫坊之賣卜先生知止脚方又豈無使世人病脚之秘術乎一夫嘯道陋話休說今之世為文明開化非大暢獨照日本國世界太廣矣若日本無好造化宜赴英吉利客之有無我不輓亞米利加亦無好造化宜赴英吉利客之有無我不敢介意汝等自今大我肚門勿復嘔吐痴此時一個醉漢踉踉跟跟而來甲夫遮路道官請伴去之歸車也乙夫亦要三鬻髻的道婦公請以廉賃載去下谷之歸車也丙夫亦追跟道山手之歸也丁夫亦扯袖道淺

草之歸也輓夫等如此忖人脚所向叫何何歸車者蓋使人想其賃應廉竟要釣之也下谷之車而曰歸芝山手之車而曰赴淺草何其欺人之巧亦是欺君子以其方之類耶大概相人定賃因客說法視為都人則舞舞勸之認為槍夫則捉袂強之其狀宛如娼閣壯丁要客強勸此蔽真個可憎客問賃則預加數錢客去則呼不顧則追一顧一減數顧賃定亦與柳原故衣店同其光景其甚往々侮人要強迫以貪載少女輩去則初以廉賃啗之未五十步而忽緩矣道請加三錢未百步而又緩矣道加二錢又奔又緩請加一錢終使傾他囊其惡



風不亦甚乎有客諭曰汝欺人子而掠其錢人亦騙汝子而奪之此與探吾囊掠吾錢一般相似唯有間接與直接之差耳非不痛痒相關譬如食吾肉腹飽身斃亦宜反省車夫以鼻應之曰措々天下乘腕車者何必車夫之子哉我何管之曰不然余非單咎汝昔者人有等位今者則不然人皆解束縛我亦可載汝而輓安知無汝亦倒情車夫之時乎今之輓者概係昔之乘者又豈知無其子乘車乎曰小可元來一個賤夫輓車則固其分耳又何足耻唯嘗佩刀之人今下輓車則耻之耻也小可死亦不能忍這般大耻曰不然此是似耻非耻亦

增補東正新教書

第一編

是力食也唯不力食者以為耻今世專取其才不問其藉汝若有才可能乘車士若無智可倒輓車乘者人也輓者亦人也豈人有差等乎雖汝等車夫輩比之不能糊吾口寄食他家統支飢渴者則尚且為愈汝亦是一個良民哉曰君稱賤夫為良民恐不免諛言之嫌想君亦欲入我社者耶蓋其然矣君食一縷的微祿當時未廢士祿未脫腐士之臭氣視君顏色蒼然有飢色其祿絲之絕蓋在近耶客默然不知所答車夫之言俄然轉身做避來車狀而去

增補都下窮民俞出人車益行不止十字街頭輻輳為

政証東京新教書

第一編

二十二



增補東坡志林卷之十一  
凡幾以車軸填人道列者為垣橫者為丘不知其數凡  
上幾十萬想輓者之數却倍乘者之數十夫爭一客追  
跟廩集不異飢者爭食凡物有需要而後有供給以是  
二者各有所利今之人車不然窮則十中八九為了輓  
夫不問需要之多寡是所以窮民愈窮隨生惡蔽也都  
下裏店社會不為不多而其七分輓車路次到處腕車  
縱橫婦待夫輓車歸慌忙出來門首訴米塩欠之一日  
榘木雙脚而所獲不足以換一升米又何以能糊一家  
數口於是爭客要人屢呼不顧者以為郵便脚夫之徒行  
次以罵詈讒謗官憂其惡蔽設檢束法令每區結社置

夥頭以監故雖不復有強勸罵客者然除非驅窮民到  
底不可一掃蔽風也凡賃腕車者店頭揭角招燈燈面  
大々書人力車三字有一個親方食五六輓子令晨出  
載客去或送迎官吏登朝者或待招商賈走市者此等  
車店皆有常注顧是為上等店車皆髹漆朝磨夕琢於  
沉不塗光澤鑑人毛布油幘亦皆無塵撰脚最健者以  
為輓夫濃紺短衣縫出徽號兜肚行纏一樣紺色都人  
呼這般車曰奏任車蓋官昇奏任者概具腕車裝飾盡  
美之謂也少粧外貌者皆倩此奏任車而奔走吾身亦  
擬奏任官吏所謂自稱紳士者滔々皆是矣削妻孥之



糧以肥車夫之腹傲然向人欲振猘虎的威亦是購着世人掘出奇貨之一好商法耶。

一葵任車載八字髻此髻甚貴若無髻人未信虎班毛布以掩膝純

金鎖索唯見金鎖時以粧胸口唧捲莨手展新紙自負者漆

新紙上車讀意氣傲然蹴砂而來想此人為朝紳則俸不下

二百金為市紳則富當積數萬金輓夫抵一茶店頭而

停車焉茶店粉頭慌忙地出來迎之十分呈媚叫道

大爺賁臨主婦此店業待合下亦出獻笑粉頭又走入

裏面去報大爺賁臨二個薄唇的市漢慌忙走來奉迎

大爺猛頭百回與叩頭蟲一般相似大爺的倨傲尊大

以鼻接之店頭有四五僮夫見大爺的以為此是必定

財主相顧低々說道事已成了大爺的上裏樓去直

地呼酒一喫烟間早已送盃盤來薄唇的亦去上裏樓

僮夫等次伸待已多時薄唇的纔出來呼僮夫道財主

面披僮夫等欣々走去拜謁財主財主占坐正面

傲然唧盃道聞汝等抵當地券借五萬金好我應貸與

傍顧薄唇的道若夫契約一切順序宜問彼等辨了說

罷不復顧僮夫薄唇的促僮夫道財主業既諾了宜謝

且去僮夫十分信認再三謝而去薄唇的誘僮夫入別

室去百方粧辨道宜裁契約書以取信這般好機不易



復得僮夫元來不知一丁字唯々諾々囑薄唇的裁契約書薄唇的隨即援筆書了帖了印紙使僮夫捺印道我應呈財主傳好報僮夫又待半晌薄唇的再出來道募債者往々違約宜照證書出契約金僮夫吃了一驚想道未借一金我先納契約金真顛倒事然他大々財主可必履約乃傾囊投若干金定交授期日而去誰知此財主的元來無產的一狡兒與薄唇的相謀騙了僮夫亦是一種拐兒這般拐兒若徒步來雖僮夫不敢置信畢竟因車美瞞了人何思秦任的車亦爲拐兒之餌時蔽之生往々此類可怖





